

在深夜里点一盏台灯，泡一杯红茶，慢慢写，让文字流过笔尖，就像溪水流过田野。不必问这个世界还需不需要书信，只要有想念的人，就可以书写：写那些未明的情愫，写最近看的书和电影，写跨年时的第一缕阳光……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可书信能够将我的世界展示在你眼前。

本期主题： 书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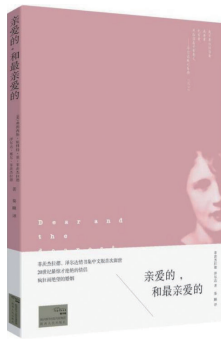


写封信给你

【文/停云】

“

我常常怀疑，
我们以前为什么那么开心，
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很久之前，我们拥有彼此，
世界都是温暖的，
我们能回去吗？想想也好。



《亲爱的和最亲爱的》

作者：[美]弗·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/[美]泽尔达·菲茨杰拉德
出版社：陕西人民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7—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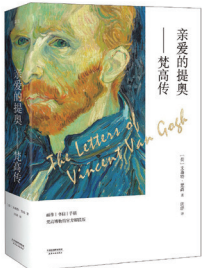
“亲爱的”和“最亲爱的”，指的是菲茨杰拉德与他的妻子泽尔达。他们在爱得最深切的时候，恨不得为了对方性命都不要了；可是，真在一起了，又不停地争吵，不停地和好如初；最后一团糊涂，不知道是爱还是恨，是情还是义，总之就这样在一起了。

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相恋相爱相依的婚姻模式：起初，是甜得发腻的热恋期；接下来，是相互怀疑的瓶颈期；再后来，有些怀念，有些无奈；最后，时间久了，年纪大了，彼此没有精力再争吵，也就相敬如宾了，面对年迈和病痛，也能相濡以沫了。

在两人的书信集中，用“亲爱的”和“最亲爱的”相称，书写下的，不是像小年轻们甜到齁的情书，而是两个人历经一生的茶米油盐、斤斤计较，以及其中一人的生命戛然而止之后，在那灰烬中还有余温的爱情。

“

我不知道世间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，
我只知道，只要一看到星星，
我就会开始做梦。



《亲爱的提奥》

作者：[荷]文森特·梵高
出版社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8—1

每天晚上，当梵高做完了一天14小时到15小时的绘画工作之后，他就坐下来用铅笔与钢笔向自己的弟弟提奥倾吐自己的心事。在给提奥的信中，梵高无所不谈：他一直过得穷困，信里不乏“我几乎只剩下最后一个荷兰盾”这样的句子；他谈人生目标——心里有追求无忧无虑生活的欲望，却又总是心甘情愿地返回到充满艰苦的生活中；他谈艺术——“一个劳动者的形象，一块耕地上的犁沟，一片沙滩、海洋与天空，都是重要的描绘对象”……

这一封封给提奥的书信，成了一本梵高的自传。他爱得如此真实，拒绝一切虚伪。他画下像火焰一样燃烧的向日葵，像火焰一样燃烧的丝柏，像火焰一样燃烧的星空……他就这样燃烧自己。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却只看到烟”，在梵高的生命中，大多数人都只看到烟，然而或许他并不孤独，他可以天天给他的弟弟提奥写信，提奥能够感受到那团火的温暖，永远珍视他写下的每一句话。

1932年秋，之江大学四年级的学长朱生豪认识了一年级的学妹宋清如，从此，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通信。至1942年5月，二人结为夫妻。十年，朱生豪给宋清如写了590多封情书，每一封都美得像诗一样。

他对她说：“我知道你顶明白我，但还巴不得把心里的每一个角落给你看才痛快。”想她了，就给她写一封情书，将所有的思念、所有的情感，都寄托在笔尖上，都融入到墨水中，都镌刻在一张小小薄薄的纸笺上。小心翼翼地折好，放入信封中投递出去。盼望着她早日收到，那封承载着无限爱意的信；盼望着，她见信如见己、望信展颜。想念她的日子那么多，见不到她的日子那么长，看到的风景、读过的书、哪怕是无由来的一句话，都想与她分享。



《醒来觉得甚是爱你》

作者：朱生豪
出版社：哈尔滨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6—8

“

谁此时没有房子，就不必建造，
谁此时孤独，就永远孤独，
就醒来，读书，写长长的信，
在林荫路上不停地
徘徊，落叶纷飞。



《谁此时孤独》

作者：[奥]里尔克
出版社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年：2018—8

《谁此时孤独》收录了诗人里尔克人生最后几年的近百封往来书信。1921年，经历了十年漂泊的里尔克来到瑞士，偶然间发现瓦莱山区的穆佐城堡，一见倾心，定居于此。在穆佐，里尔克迎来了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高峰，完成了《杜伊诺哀歌》《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》等一批重要作品。同时，在湖光山色之间，他也写下了众多书信。

里尔克说：一个诗人手上必须有两支笔，一支写诗，一支写信，二者不能混用。于是他用写信的笔，记下了自己在山间的生活、描述了自己头脑里的所思所想，向友人倾诉困惑，也给出自己对外部世界问题的解答。

“

不要愁老之将至，
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
而且，假如你老了十岁，
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，
世界也老了十岁……

“

你觉得文学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呢？
要发自内心地写作，而不是为了脸面。
大部分人写作是为了脸面。



《奈保尔家书》

作者：[英]V. S.奈保尔
出版社：南海出版公司
出版年：2016—3

《奈保尔家书》收录V.S.奈保尔和他家人的往来书信共249封。主要是在英国牛津的奈保尔与在西印度特立尼达的父亲的书信集。

老奈保尔是个穷印度记者，一辈子梦想当作家，他一直默默无闻，做着报纸的记者编辑工作，却始终热爱文学，热爱写作。他也告诉儿子，不要放任自己默默无闻，但是如果默默无闻了也没关系，只要在做自己的事就可以了。老奈保尔没有看到儿子的小说出版就离世，但他一直鼓励儿子“不要怕当艺术家”。

而那时的奈保尔，还没有成为一名名满天下的作家。虽然奈保尔少年早熟，当作家的人生目标也很明确，但是他的求学道路不乏阴云，他为神经焦虑症所困扰，为贫困所累，还有哮喘。因此父亲的鼓励显得尤为重要。通过书信，老奈保尔向儿子要求邮寄伦敦的烟、报纸、书，以及儿子每次发表的文章，以此方式提供给在异域独自求学的儿子一些温暖。